

寤眠錄

完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710

35

30

25

20

15

10

文庫11  
A/7/0

慶應丁卯新雕

中村栗園先生著

# 寤寐錄

中清堂藏

## 讀寤寐錄七首



盡言匡過是臣功  
 送耳觸鱗豈願躬  
 請看諸侯良輔士  
 肌膚寸裂不忘忠  
 介推剖股事傳今  
 應識水魚恩遇深  
 肝胆輸來方寸赤  
 精英一片奉君心  
 寸鐵殺人豈偶然  
 空拳倒敵至今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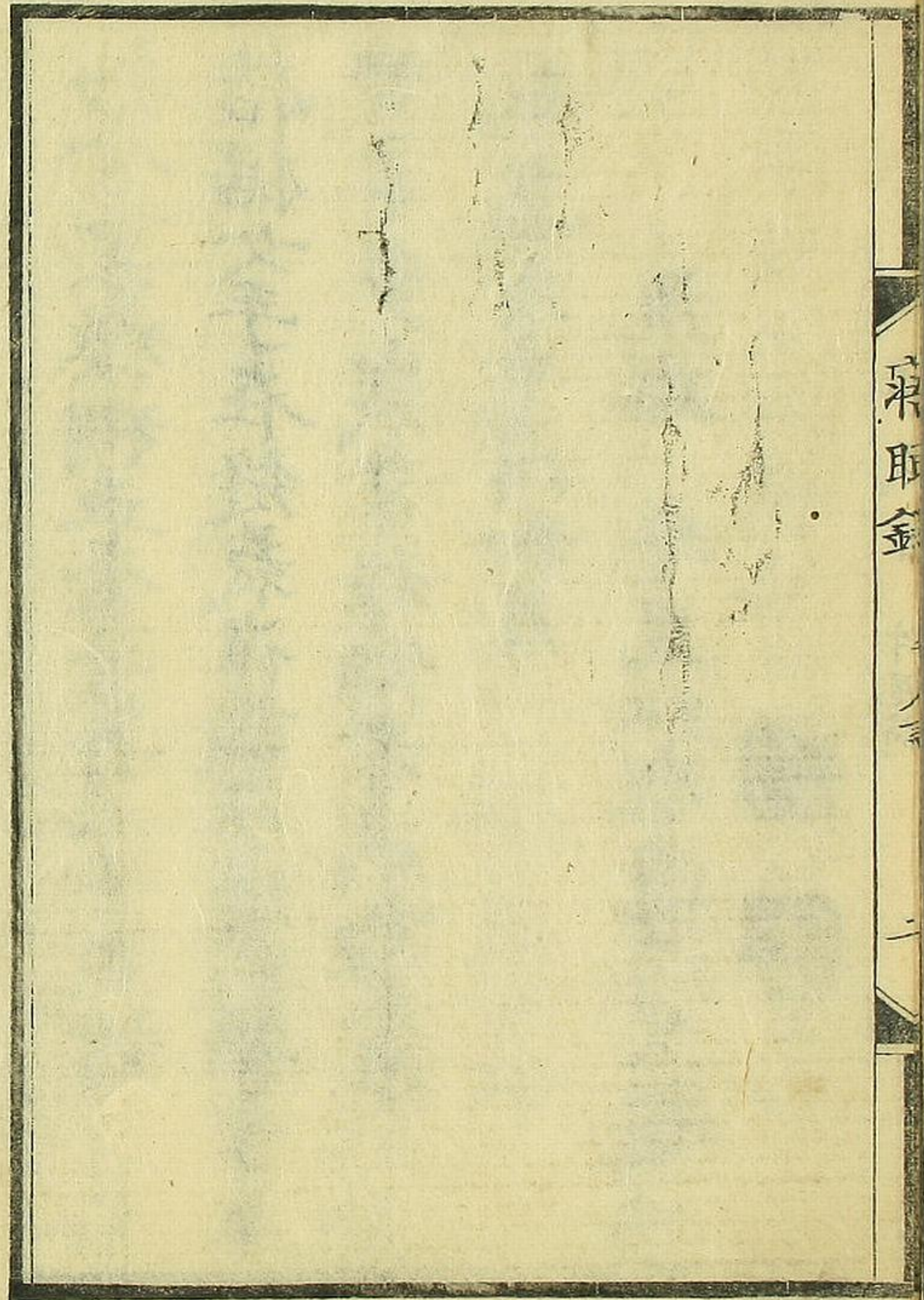
喜民錄 十尾詩

心畢竟成虧隙孤島投他劍客還  
偷兒恣上紫宸宮之仗禁兵衛或空起  
伏有機見穰早間投一擊奏奇功  
少年志節與山高陷井投溪竟不撓伏  
區果能僵勅敵淋漓鮮血復饑刀  
女使精忠真可憐洗來冤恨洞房前誰

知衾裏模糊血奮發丹心千古傳  
拮据女手在縫裁誰識深通刺擊才辛  
苦二十多歲業報饒孝感動天來  
龍集庚申清和月

淡路 牛尾以敬造道父題





柳田泉文庫



寤眠錄

圓頂方趾。視息兩間。而昏亡墨亡。如存如亡。是皆熟眠不寤者也。非茶非湯。而能使人寤眠者。莫如忠孝節義武勇智略之談焉。予不自量。掇輯近古事蹟。作寤眠錄。

越前侯松平伊豫守獵歸。家老皆迎于城外。侯大喜。既入城。謂家老曰。今日諸士徒。獸勇氣甚壯。他日用之于戰場。其挫堅摧銳。何難之有。眾皆頓首賀曰。所謂公

寤眠錄  
侯于城也。杉田壹岐獨不賀。侯怪問之。壹岐對曰：臣視諸士從獵者，皆感額相告曰：苟不竭力從獸，必遭殺戮。乃訣妻子而後行。則其奮進勇往，蓋出於不得已。非中心悅而服其勞也。今君不察，欲用之于戰場，臣恐其或內應作亂也。何用賀為？侯勃然變色。迺臣目壹岐，令退。壹岐叱曰：汝等以面諛事君，我則不然。脫刃直進，謂侯曰：君若以臣言為不忠，則請速殺臣。臣與生見國之衰，不若死之為愈也。侯默然起入內。家老謂壹岐曰：子所言忠則忠矣，然非其時也。君獵

歸喜甚。子一言沮其氣，無乃未見顏色而言者乎？壹岐曰：人臣諫君，苟侯其顏色，恐無可言之時。且我起於微賤，與子輩世祿者異。縱令身死祀絕，固無損益於國。乃還家，將自殺。遺言其妻曰：君拔我於步卒，以為家老。汝亦為輿人所禮敬，皆出於君恩。我雖死，汝必勿忘之。苟有怨言，地下決不貸汝。言未畢，有叩門者曰：君命召壹岐，即趨造朝。侯引之卧內，曰：吾過矣。吾過矣。手脫腰刀賜之，以賞其直言。壹岐感泣。  
紀侯松平左幼冲患疴家老管沼主水深憂之稱病

不朝。潛詣熊野祠。禱於神者百日。將還。憇神官茶店。主人曰。僕視君容貌。殆非常人。敢問所禱何事。主水曰。吾兒病瘡。所以禱神也。主人曰。僕家世傳療瘡奇方。今傳之君。其方以酒洗人肉。服之二三嚮。必有效驗。主水大喜。以為神助。厚謝主人而去。翌日造朝。見疾曰。臣實非有疾也。其所以久闕朝者。密為君懇禱於熊野祠。果有靈應。授臣以奇方。明日將奉之。退謂近臣曰。新俎加挾鉢盛酒二三升。設蒲團二三鋪。使醫備療金創之藥。明日有所用之。近臣如其言。而不

知何故。翌日主水夙朝。曰。臣今日謹奉藥。乃敷重蒲團。置俎其上。出左足。拔短刀。割股肉五六寸。載俎而切之。醫就療創。主水漬肉酒中。以挾洗之者數矣。先自食二嚮。曰。此即神所授奇方也。請君喫之。疾試食一嚮。僅下咽。乃吐。主水瞋目曰。何其怯也。疾強食之。主水又進一嚮。使近臣持提鉢來。以酒送下。視其不復吐。然後乃退。觀者驚歎。以幾。疾疾果愈。

元祿中。某疾誣適子。以病狂易。將立其所愛孽子為嗣。家老某驟諫之。不可。後訣妻子。出於君前。屏人犯

顏強諫。侯盛怒。拔刀亂斫。身被數創。退至近臣直所。謂之曰。主君手刃我子。輩來觀之。衆皆驚擾。一人扶刀向之。家老叱曰。豎子。我豈死汝手者乎。取其刀在步障下者。立斬成兩斷。又出於君前曰。吾君腕軟矣。若施諸他人。豈不危乎。遂屠腹而死。

織田信長攻小谷城。城陷。城主淺井長政將自盡。散樂師鶴松大夫曰。臣平日荷君重恩。今報萬一。進為長政取終。欲殉。曰。與君同所。不敬也。乃出庭。亦剖腹死。

高崎戾重安藤近臣。一日於直所失其刀。同僚皆發筐檢索之。某筐中有刀。而其實非自藏也。然無辭可以明。將自盡。時其奴色動。衆意之。痛加拷問。奴曰。我實盜刀。姑藏諸主君筐中耳。曰。抵罪。後又失刀如前。茶師某盜之也。臨刑悲泣。劊手笑且罵曰。汝罪當死。雖泣何免。茶師曰。吾非惡死而泣也。先是吾盜刀。密藏之某筐中。奴傷其主。負盜名。因自誣以死。當時吾欲為奴白其冤。而不果。使渠吞恨入地。今追悔之。不堪悲也。乃延頸就刑。

某名戾松平越中守定重家老某一日宴客伴食亦多偶有  
蟲出客以煙管殺之呼其家婦使棄之俄客倒渾身  
發斑闔里大驚衆醫施治無効主人曰今日招客吾  
命厨人酒肉必精何圖如此因盥漱著白衣蓋欲屠  
腹以謝客也衆相慰籍曰傷食暴死世多有之子何  
敢然既而客嘔血乃死主人拔刀擬腹婦遽止之曰  
嚮客以煙管殺蟲又以其管吹煙意者必中其毒臣  
請試吮蟲若不中毒則客死由酒肉究其事而後主  
公引決未為晚也乃取所棄蟲吮之面色立變嘔血

而死。婦時年十五。

義奴八介。自勇畜于駿府石垣甚藏家。石垣氏家道  
日弊。奴婢皆辭去。獨八介不肯去。慨然曰。視主貧而  
去之。不義莫大焉。或樵蘇。或賃傭。舉其所得錢。納之  
於主家。嘗從人賽伊勢大廟。預假金一兩。以贈之。身  
不齎一錢。晝則負擔。夜則乞餒餘。充飢耳。府尹松前  
某召之。佯怒數其主罪惡。曰。如此小人。汝為之盡忠。  
汝亦有罪。勢將併八介送獄。八介曰。臣受主恩。不啻  
山海。故聊欲報涓埃。其有罪與否。臣不知之。今若微



臣誰救視之。且主老矣。餘年已幾。主死後。臣軀萬斷。毫無所恨。言畢兩泣。府尹聞之亦泣。徐慰勉之曰。前言試汝耳。厚賞遣之。

寬政中。浪華災。鴻池氏亦焚。將興土木。掘去焦土。深三尺。更填以佗土。甲幹某切諫之。主人曰。此等小費。何妨。且貓鼠愁死。臭穢可惡。營造室屋。傳之子孫。不可不清潔也。甲幹曰。費則誠小矣。雖然。此事本貴人所用。非平民所宜用也。况貽子孫以驕奢。穢孰甚焉。吾一日在世。則斷不可用之也。主人怒。甲幹還家。自

刃而死。主人聞之。感悟。事遂寢。

朝倉義景士。有松木內匠者。為人所殺。遺兒某年十歲。其母抱匿山中。既長。慨然曰。吾聞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况於同國乎。百計思所以報之。扮為丐兒。日乞食。以伺間。其家警備甚嚴。牆外環濠。架橋。出入誰何。唯厨壁鑿一竅。濶三尺。僅可以容身。竊識而歸。及夜復至。則已徹橋。因泳水上岸。一跳接厨牕。伺僕而入。牕下臨井。乃綆。綆而下。綆斷。墜井。家人驚起。來窺井。見綆斷。呼曰。盜也。將倒槍刺之。某連聲乞

哀衆鈎出之。泣曰。吾乞兒也。前過厨外。聞酒炙之臭。欲得一飽。非有惡意也。幸免死。主人熟視之。顏貌酷肖內匠。心竊疑其遺兒。目囑家奴。就僻地殺之。家奴急縛之。各執炬火。簇擁而行。行半里。兩崖夾道。闇黑不辨其深淺。某忽翻身投崖。衆驚愕。不知所為。相謂曰。懸崖如此。必為蠶粉。當待明求其尸耳。某輾轉達澗底。幸得身全。乃就巖稜。摩斷其縛。以泥塗面。認炬光上崖。雜衆奴而還。莫復一人知之。衆具白其狀。主人大悅。出酒肉勞之。既而衆散。主人亦醉就寢。某潛

伏其牀下。五更蒲匐上牀。主人睡方熟。乃取枕傍刀。斬其首而出。後亦仕義景。

大阪之役。真田幸村率兵出城。將戰死。召部下士青木清右衛門。屬其子大助曰。大助年幼。吾恐其臨死躊躇。取笑于世。此所以煩汝也。清右衛門受命。從大助入城。大助謂之曰。家君以我屬汝。我知其意。我今屠腹。汝為取終。但有一難事。將以煩汝。不知能許否。清右衛門對曰。臣往年侍郎君在信濃。常獵獸于津金山中。以給奉養。時郎君七八歲。臣手提猪鹿。襁負

郎君出山五六里。公市鬻之。辛苦艱難。有不可勝言者。今又有何難事。欲以命臣。臣未解其由。豈欲使臣從死于九原乎。此則臣分內之事。不足以為難。大助微笑曰。否不然。我死後。汝當速出城。以全其生。言未畢。清右衛門作色曰。惡是何言也。郎君而死。臣有何面目出城而逃。臣固欲殉郎君。見父君于地下。具告郎君全死之狀。而永不離其側也。然欲使臣免死。臣不欲聞斯言。兩手塞耳。大助便拔刀擬腹。清右衛門大驚。握其手止之。曰。郎君先秀賴公死。豈父君之意。

乎。大助泣曰。汝不聽我言。是我所以欲先死也。清右衛門亦泣曰。十六年間。臣於郎君。莫不唯命是從。而今反違之。使郎君怨臣。臣罪多矣。臣將謹聞命。不知郎君就死後。使臣出城全生。果何由也。大助曰。自我父子逃於高野。母氏獨在信濃。思慕吾二人。亦汝所知也。頃聞伴為病風者。以七月上旬出國。九月中旬。僅得至紀伊。其所以不直來大坂者。其意蓋慮累吾父子。故欲先至高野。而後通信于大阪。有大會士孫四郎者。嘗從家君受兵法。偶途見母氏。異之。遂伴歸。

其家使人來報。家君拒之。不許相見。今也。母氏聞吾父子死。則必真狂矣。且人將曰。左衛門佐妻。病狂去國。無所歸寓。乞食道路。則家君之辱。莫此為大。汝若出城。至紀伊。護母氏還信濃。代我侍養。我雖死。猶生也。我所以使汝全生者。為是已。清右衛門頓首曰。苟如此。則臣安得不奉命。孝義忠信。如郎君。以十六歲為死期。豈不惜哉。至於今。慈則郎君。勿以為念。無論信濃。雖支那天竺。臣必跟隨。使其樂而保天年也。大助聞之。有喜色。大助死後。清右衛門至孫四郎所。見

大助母。告以顛末。護還信濃。後削髮為僧。然猶獵獸鬻之。以終其養云。

常陸笠間士人子某。年甫十五。其父與同僚有隙。同僚讒之於君。君使其就家而殺之。會某在浴下。訛蒙家習書。頭目走告變。某聞之。不反家而去。匿某所。習角弓者四年。偶聞仇人從江戶還。從兵亦多。乃執角弓出途。草樹而俟。仇人騎至。已近。持滿射之。矢中着間。隊馬從兵皆逃。就馘其首。持至笠間城。自通姓名。門者不納。因脫外套。包首。舍之而去。乃擣于城下曰。

君信讒戮無辜。臣恨徹骨髓。城主見之。書其傍曰。實如汝言。吾甚悔之。汝已報仇。吾深感之。今而後擇憾事我。我厚待汝。某見之。又書曰。拜命之辱。而臣將遁世。無意祿仕。雖然。國家有難。臣必赴之。欲以報祖先也。後不知其所終。

江戶有兄弟同養母者。家貧。飲膳不繼。一日兄謂弟曰。吾等二人。不能飽一母。可謂不孝矣。我今佯為信邪宗門者。汝鳴之于官。官必賞汝以金。以其金養母。不亦可乎。弟曰。謀則善。但弟而訴兄。於理不順。不如

兄訴弟之為愈也。兄曰。為親捐軀。兄弟何擇焉。於是訴弟。官因遣吏捕鞠。繫之獄。賞兄以銀百銖。蓋準律也。時宗魁伴天連訴曰。渠不知吾持咒。其謂信我教者。恐非實也。吏覆按之。乃具陳其源委。且曰。欺官之罪。萬死猶不足以償之。唯赦臣母與兄。是臣之願也。官憫而宥之。且賜金二人。以賞其孝。

小田原之役。豐太閤與諸將於營中演散樂以為樂。花房助兵衛偶過營門。聞鼓笛之音。大聲罵曰。勁敵在前。置而不問。唯籥舞之耽。迷亂極矣。番兵聞之。詰

曰汝為誰。應曰。上杉氏客花房助兵衛也。番兵曰。汝罵主將如此。非狂則醜。助兵衛冷笑曰。陣中禁鼓樂。古之制也。主將而犯之。狂孰大焉。而莫一人諫止之者。何也。目曰。淫聲污吾耳。唾門而去。番兵以告。名東正家。正家待樂畢。以聞。太閤大怒。急召景勝。命之戮者。凡三。每名怒漸解。取後進。景勝謂之曰。我之演散樂。示敵以閑暇。欲使知我之威武有餘也。雖然。兵法不言乎。見大敵不懼。見小敵不侮。由此觀之。渠之所言。未可必為非以斥之也。况今猛將悍卒。不啻十萬。

而莫一人敢出言者。渠獨諤曰。自我以狂。其器有大過於人者。昔者青砥藤綱。見北條時賴。飯僧痛罵之。時賴不獨不怒。從而大用之。後世以為美談。今渠有過於藤綱。無不及也。我原其誹謗之罪。汝宜以軍師待之。景勝大喜如其言。聞者皆服太閤之宏度。豐太閤一日聚侍女。与之戲。願羽榮下總守曰。戰勝而釋勞耳。下總守直拔刀逐侍女。太閤曰。汝何為者。無乃為暴乎。曰。臣非敢為暴也。君能勝勁敵。反不能勝婦女子。何乎。臣以為此中必有一尤物。足能移人。

者。君若愛之。必將荒廢大政。得盡惑之疾。以毀傷尊  
體。則是君敵也。臣欲為除之。而輿人中不能卒辨其  
為孰。可謂遺恨矣。太閤微笑。

稻葉式部恣橫。與其兄丹後守不相中。丹後守使甲  
賀孫兵衛往刺之。孫兵衛諫止之。丹後守怒曰。汝腰  
脫矣。恐不能濟事也。孫兵衛奮然請往。曰。臣豈腰脫  
者哉。但勝負不可逆期。臣不幸為式部君所殺。則君  
必以臣為腰脫。請副以驗官。丹後守允之。孫兵衛往  
見式部。式部察其意。手大刀而坐。勢將斬之。孫兵衛

脫雙劍投後。兩手據地進曰。臣今傳君命。不得不相  
近。式部意少怠。孫兵衛歛起。擊倒之。取匕首于懷。擬  
其胸。願驗官曰。子當先歸告吾君。以此狀。曰。謂式部  
曰。君速逃之。臣請從。遂俱亡。後式部死。丹後守召還  
之。邦俗謂怯  
懦為腰脫

織田信長攻小谷城。伊藤七藏先登。其僕從後執甲  
帶而登。帶斷。雙劍墜下。七藏不顧。直入城。拔柵擊  
殺敵二人。

土佐人笠原卜傳。笠原一  
作塚原善擊劍。自號其宗旨曰。無

手勝。嘗遊近江。舟渡矢走。同載六七人。中有一士人。年三十七八。以劍術自誇。倘若無人。卜傳曰。我亦擊劍。然不欲勝人。欲不負人耳。士曰。何言之遜也。因叩其宗旨。卜傳答以無手勝。士曰。果無手勝。則子所佩劍。實為長物。但不知無手而能勝否。卜傳曰。我劍本為活人劍。雖然對惡人。則變為殺人劍矣。士聞之大怒。叱舟子曰。速達舟于岸。我將與渠決勝負。卜傳指一孤嶋曰。彼地可。舟已達嶋。士二躍上岸。拔長劍曰。來。卜傳曰。臨事寧靜。我家法也。徐以攝裳。脫兩刃付

舟子曰。何用劍為。曰。親操棹。立船頭。撐岸開舟。呼曰。盍游泳來。以決勝負。無手勝之祕。是己。士頓足怒罵。而舟已杳矣。

某藩武弁子。相集嬉戲。甲與乙爭。甲年十五。乙纔七歲。甲歐乙頭。乙怒曰。吾雖幼。武士也。豈甘受人侮辱。後果擊甲殺之。歸告其父。父大驚。携乙往見甲父。請罪。甲父曰。此吾兒自取之。雖悔靡及焉。吾今以子請養。令子以為嗣。可乎。乙聞之曰。如此則於兒為多幸。然養仇為子。是豈人情乎。且殺人者死。國之典也。遂自



殺聞者惋惜焉。

慶長中。大內演散樂。敕使貴賤縱觀。有漆工吉岡建法者。善擊劍。是日在衆中。驕橫凌人。五百呵之。建法拔刀擊一人斃之。被傷者亦多。所司代板倉勝重。揮着尖刀向之。太田忠兵衛止之曰。戮奴臣力乏矣。勝重撥之。着尖刀。忠兵衛叱建法曰。奴無礼。當延頸受刃。時建法慙。紫宸殿階下。應曰。敵我者。非汝而誰。忠兵衛拋着尖刀曰。何用此物為。拔刃直前。建法將起而仆。忠兵衛大聲呼曰。起。斬僵者非夫也。建法起。忠

兵衛即擊斃之。勝重稱歎為陞俸。後謂之曰。建法匹夫。至劍術則罕匹。其僵也。是天弃之也。汝不就斬之。其勇有餘。而其氣則驕矣。忍非擊虛之道也。忠兵衛對曰。然。誠如君言。但欲斬僵者。而反為其所斃者。往往有之。故僵者。固不易斬。且僵有虛實。其僵則虛也。而其欲待敵近。斬之則實也。臣又以為。僵者必起。方其將起也。必先著意防身。欲斬敵之念。自虛矣。擊其虛斃之。不太費力。此臣所以得勝也。勝重稱善。小栗栖村農夫喜兵衛。以勇武聞。偶有白狼。每夜出

害人少年相謀將殺之。喜兵衛時年六十。聞之曰。吾雖老。豈讓少年乎。一夜微雨。披蓑執鎌。至墓間而仰卧。若死者狀。少頃。狼果來。跳過腹上者再。至三次。將就而咋喉。喜兵衛以鎌砍其頭。然後乃起。縛四足。曳至村中。少年相視愕然。喜兵衛笑曰。我勞矣。請為市酒解之。

閨秀

關原之役。浮田秀家就擒。罪當死。鳩津侯忠為乞哀。官減死一等。併其子八郎。流之于八丈嶋。時八郎乳母既逃。其婢傷八郎。而遠謫。悲泣徒跣。抵官府。請從八郎行。吏不聽。婢曰。事若不得允。何用生為。將自殺。吏止之。以言于官。官以其婦人。故允之。婢大喜。抱己弟兒。請秀家夫人所泣曰。郎君幼冲。遠竄于海嶋。妾不忍坐視。今請官而得從行焉。君夫人若不鄙棄妾。幸養斯子以成人也。言畢。舍兒而出。夫人愛育。不

宋取金  
異已出。既而夫人歸於加賀。兒已長。仕加賀。曰澤橋。兵太夫。兵太夫每一念母。未嘗不泣。然深涕也。居亡幾。為僧逃去。元和某年。將軍入覲于京師。有一僧進闌大駕。如有所訴者。即兵太夫也。吏呵令去。不可將兵之。將軍止之。使問狀。兵太夫曰。臣生三歲。臣母從主君于八丈嶋。臣常恨不得色養于膝下。冀使臣得與母同居嶋中。是臣之所以冒死訴也。將軍矜其志。命曰。送汝于嶋。於律不可。將召汝母還。以成汝志。汝宜作書以報此意。兵太夫曰。敢拜命之辱。但

臣母必弗肯遺其君而還。雖然。大命不可背。乃作書贈之。母一覽大怒曰。我棄汝而從吾君者。欲終君之身也。豈以汝故舍吾君而還乎。若復之。我弗汝子矣。吏以告兵太夫曰。果如汝言。更有所請言之。兵太夫曰。官憫臣之志。為臣區處。如此其至矣。臣復何言。然有一于此。前田與浮田為姻家。使前田氏每歲贈金若物于嶋。以賑其窮。則不獨臣感恩。臣母亦將深喜之。此臣之願也。官議曰。無害。唯當使金有定數。物有定品耳。乃命前田氏如其言。兵太夫復仕加賀。亡幾

病沒無子祀絕。

大父保侯

長門守一作  
松平周防守

所畜中內人某有小過老內

人某罵且歐之中內人憤泣入房作書命二婢持遺  
之其親一婢請留則曰事係緊要非二人不可二婢  
出路相謂曰他日主遣使未嘗命二人嚮視其顏色  
異常真可怪也曰啓函出書拆封讀之縷述將自盡  
原委二婢大驚一婢曰子速往報主家吾則及止之  
走入房已自殺乃以衾被屍取其匕首拭血懷之托  
事招老內人不至再三乃至婢除衾指屍曰主死由

汝汝即主仇也言未竟出匕首刺殺之自首跡嫌於  
殺二人吏因鞠訊婢以內人書示之曰此其慝也妾  
既得復主仇今日就戮甘心如薺容色恬然侯召衆  
婢使言其意皆同口歎賞遂以其婢為老內人

尼崎幸右衛門丸龜城主京極侯之卒也火伴巖淵  
傳內慕悅其妻多方挑之妻固執不從一夜覘幸右  
衛門在外來挑之甚切幸右衛門適還見之大怒責  
其無禮傳內拔刀一擊而逃妻偶懷小女名利耶舍  
之地拔夫刀追之不及擲中其肩而不復見形跡歸

則夫已死。抱屍慟哭。同藩有關根。左右衛門者。其妹夫也。因往寓其家。憤悶成病。翌年乃死。時女才三歲。左右衛門加意溫卹。十三歲。夫婦語以前故。曰。汝母常嘆曰。使汝為男子。則當報父仇。每言及此。未嘗不切齒流涕也。利耶聞之。且驚且泣。曰。兒未始知其如此。撫育之恩。不啻山海。將何以報之。年十六。謂夫婦曰。吾今欲之。江戸徧賽神佛。得其冥助。以報父仇。請自是辭。夫婦止之。不可。會村瀨藤馬赴于江戸。因託焉。既至江戸。為麾下士。永井源介家婢。源介善劍術。

徒弟甚多。利耶執事不怠。舉家稱之。問其鄉貫。利耶泣涕。具告以事原委。且言欲復父仇。源介矜其志。教以劍術。利耶專心學習。久之。術大進。居二年。源介謂之曰。汝久於此。不若屢易其主。以為索仇之階也。利耶從之。余後歷年十二。易主七十人。家後在阪部安兵衛所。僕小泉文內。年可五十。好飲酒大言。一日醉語曰。吾少挑人妻。殺其夫。利耶聞之。意其父仇。欲審挾之。佯曰。子言恐妄。曰。非妄也。吾隱之有年矣。今呈移事。遠言之何害。吾原籍係讚岐丸龜。而所殺者幸

右衛門。彼有一塊肉。蓋女子。不足以為意。因袒而示之。肩果有刀痕。利耶將發。恐有蹉躓。而不敢。翌日往告源介。源介大悅。因藤馬控諸京極侯。事聞于官。官使安兵衛窮治。文內承服。乃命侯囚禁文內。既而結控。極于鳥越邸。引利耶與文內而至焉。利耶著鎖鎧。白帛抹額。兩刃已接。利耶擊文內面。文內碎易。利耶奮前。刺其乳下。倒之。就斬首。置檢官前。曰。妾欲復父仇者。二十餘年。今得遂宿志。何喜如之。觀者歎賞。侯以為其女傳。

丹波丹後之界。有毘沙門山。山下某村。農家二女。姊年十七。前妻出也。妹方十歲。蚤喪父。同養母。而家甚貧薄。姊則採薪於山。或為人賃傭。妹則入市鬻菓。以給資用。然纖手拮据。所得有限。以故竈突不舉。火者數矣。一日。姊引妹屏處。謂之曰。吾與汝雖竭力奉養。而衣食不繼。使母不免饑寒。吾欲至京鬻身。汝宜侍膝下。而色養無怠。言畢。涕泗交流。妹聞之。低首啜泣。一無所應。姊百方慰之。且戒曰。汝必勿以吾言告母。爾後每夜不見妹。姊怪問之。母曰。彼有所禱。詣毘沙

門祠。姊深感其志。一夜風雨。姊謂妹曰。風雨如此。上  
下山阪。若顛躓損體。是傷母心也。俟明旦雨晴而詣  
可。妹曰。吾誓神以七日齋禱。今宵期滿而不果。是欺  
神也。乃冒風雨出祠去。家可二里。辛苦裁得至焉。見  
祠內火光如晝。二賊相向燎衣。女以為旅人避雨也。  
輒入。賊驚視之。則童女也。蓑笠露濕。問曰。夜深且雨。  
而獨至此。豈得非失伴乎。荅曰。否。賊曰。然則何故來。  
曰。有所禱。直合掌拜神。賊又問曰。所禱何事。女不應。  
問之不已。因具語以顛末。曰。所禱者。使吾與姊同養。

母是已。神若不聽。繼將祈死也。言訖泣。賊亦泣。乃出  
所盜衣金。裹以祇。與之曰。我二人共為落商。今感汝  
孝。故賞以此物。因為整頓蓑笠。慰藉遣之。

大坂堂島有翁媪與女孫同居者。孫年十二。貧甚。賣  
什器。以供朝夕。一日乞兒結伴。公街演戲。同置行厨  
于路側。女孫竊其一。歸饋翁媪食之。一乞兒搜行厨  
不得。有童子以告。乃至其家。果翁媪聚首同食。乞兒  
詰之。女孫合掌流涕曰。吾祖父母不食者三日矣。吾  
不忍坐視之。故盜之耳。請幸見恕。乞兒聞之感泣。出

語其伴以故曰我欲舉今日所得以贈彼如何皆歎曰吾等意亦同乃以米二斗與之事聞于官官賜錢賞乞兒責其鄰保

豐大閤在伏水名諸侯妻女賜燕於便室細川忠興夫人聞之曰男女相見于一室豈礼乎苟召我我有榮懷亡首以誅竟不召

星合教房之夫人飯尾信宗之女也嘗將之京及日岡人馬繹騷夫人怪之上粟田山而望燿燄蔽天金鼓震地曰京地必有戰鬪矣吾為武士妻豈見變而

逃者乎急下山至粟田口道路喧傳明智光秀攻織田右府於本能寺夫人驚曰織田公吾王君而親戚也今遭禍難不可不往救叱從者星奔至本能寺則殿宇皆火無門可入時敵圍南西北三面而闕東一角以其有濠也乃繞出六角地方有一人白綾裹物踰屏而來夫人以為盜揮看尖刀斬之啓裹視之即右府首也夫人雪淚裹之如故使從者齋至大德寺猶進呼曰光秀何在莫有應者遂赴紫野有一人尾至曰大將召汝夫人又斬之徐入大德寺自護右府



首。馳人告教房以變。

關原之後。平塚因幡守戰沒。前此其女適人。喪夫還家。及父死。隱于京。有二男。長五歲。次三歲。所司代板倉伊賀守探知之。使吏卒數十人齎輿往拘執之。女託二兒於乳母。密使從屋後逃去。出謂吏曰。官召妾。妾謹領命。而婦人不得不裝飾。敢請少暇。乃入內穿袴盤頭。披上蓋衣。中藏錢棒長三尺。徐徐復出。吏卒將囚之。輿女忽脫上蓋衣。揮棒立擊七八人。殪之。吏卒奔迸。遂奪其馬脫走。不知所往。

宵。水戶士師岡与右衛門綱治妻也。有姿色。家奴屢挑之。不可。一夕綱治出在外。察知其必來。懷匕首而寢。奴果入林闥。宵起立刺殺之。以衾掩其屍。待夫歸。徐告以故。

木曾一女子至尾張。求為婢於人家。醜惡不售。大崎玄蕃召見之。骨相猙獰。曰。汝必多力。偶有白。可容三斗。試使女扛之。輕如一葉。又使數人與之角。舡皆不能勝。玄蕃悅。婢使之委以厨政。女操井臼不怠。後福嶋正則領藝備二國。玄蕃本仕正則。至此為福山城。

宋取金  
代。亡。幾。正。則。有。罪。收。城。邑。玄。蕃。亦。致。城。去。時。贊。財。告  
乏。玄。蕃。獨。言。曰。我。食。二。萬。石。然。困。窮。如。此。何。也。女。聞  
之。下。庭。撥。假。山。石。有。穴。如。窖。就。取。金。五。千。兩。銀。二。千  
五。百。銖。置。玄。蕃。前。玄。蕃。熟。視。驚。曰。汝。矣。時。而。蓄。之。對  
曰。自。主。君。至。是。國。以。來。所。蓄。也。妾。居。恒。以。為。苟。有。緩  
急。唯。財。可。以。辦。事。今。得。給。主。君。之。用。於。妾。亦。幸。矣。玄  
蕃。咨。嗟。曰。此。皆。出。於。汝。力。汝。宜。取。之。女。固。辭。不。敢。受。  
曰。各。平。分。之。女。謝。恩。而。去。不。知。所。終。

寤眠錄

忠勇權智之活何土無之。  
衽今之俗睡昏。夢憧。  
或引漢蘭故事。徒費。牙。  
遠水不救近火。故粟翁之譚。  
專舉織幽豆而下新聞。敬言懂。

醒感真。有伴夜作書之妙。  
裨益廣。叙事明。紙數僅。  
其可刻傳也。龍集庚申  
春三月 土井恪



水口藩中村三郎著

皇都四條通河原町西

弘所 山城屋勘兵衛

